

落山風中思想起—探訪屏東平原的歷史風華

第五屆「新台灣史研習營」

林美雪

台北縣介壽國小教師

陳達老先生抱著一支老月琴的身影，你還記得否？當他悠悠唱起了幾許滄桑、幾許懷古的「思想起」後，充滿鄉音的旋律即不停的傳唱著屏東平原綿長悠遠的土地故事。19世紀尾聲的牡丹社事件，所揚起的硝煙已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唯賴恆春古城作為它見證歷史的軸線；多樣貌的族群文化：客家建築文化之美、排灣族及魯凱族的豐富原住民文化特色、閩南人的移墾史和曾活躍於這片土地上的歷史身影——平埔族，更讓這片遍植青蔥的土地，激起人們深深的好奇心，想好好探究這片落山風年年吹襲的鄉土。

於是在好友霈蓉的邀約下，2005年初春帶著一顆學習的心，以及一親南方土地的渴望，隨即呼朋引伴一起加入這場盛會——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、台灣歷史學會所共同舉辦的，第五屆新台灣史研習營——從南方看台灣「屏東的歷史與族群」。拋開「台北觀點」，欲一窺南方土地的歷史文化風貌，並深入探觸在地鄉親的生命脈動。

「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」，簡炯仁教授透過對「熱蘭遮城日記」及其他史料的解讀與分析，試圖解開高雄平原是否曾經住有平埔族的歷史謎題。他生氣蓬勃的為大家說明原居住在高雄平原的平埔族群——塔加里揚社群，因受外力的逼迫而遷移到屏東平原的來龍去脈，並根據他豐富的研究調查學養，虛擬其遷徙的路徑，使我們對屏東平原的平埔族群分佈，有更清晰的脈絡與認知。簡老師認為平埔族文化是台灣文化的母體與胚胎，個人非常贊同其論述，唯有真正清楚認自己的母體文化，才能具體認清自己是什麼人，未來該往何處去，這不正是台灣人當前努力追尋與建構的目標嗎？本次研習的核心課題——探索平屏東平原的族群歷史文化就是最好的起始點。

你聽過排灣族人用鼻笛吹奏出的悠揚神祕樂音嗎？拉夫琅斯老師告訴大家，鼻笛的聲音是仿自百步蛇的叫聲，而這種樂器是用種植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上之活廣竹製作的。帶著對族群文化認同的自信與驕傲，他熱誠得向學員述說一段屬於大武山排灣族的「山中傳奇」。遠古的年代，滾滾的歷史長河中，潰堤與氾濫不停的上演，更為山中避水患的先民蘊育生命的傳承故事，大武山也

成爲族人心靈崇拜和信仰的「聖山」。接著，拉夫琅斯老師介紹了傳統部落裡的各種祭典及不同的祭拜方式。其中「五年祭」也就是「洪汜祭」，是族人從大武山避難下來，每五年祭祀一次神明的祭典，其中刺球活動掀起了整個祭儀典禮的最高潮——即把十六顆球綁在高高的竹竿上，一到十五號球上分別寫上祝福語，刺中的族人可享有來年的平安福份。反之，若刺中代表惡魔的第十六號球，則代表上天要族人時時刻刻記住「敬天畏地」的社會規範，這寶貴的文化資產透過祭儀表達出族人尊重自然的胸懷。再者，排灣族的社會特色是沒有乞丐、沒有小偷、互助分享、男女平權、沒有刑罰的大同社會，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家族。這樣平和理想的社會模式，實在令人嚮往！

去年（2004年）正是牡丹社事件 130 週年紀念。林呈蓉教授以日本「征台之役」中的軍記史料加以歸納分析，提出了有別於牡丹社事件紀念碑文上刻的「官方說法」的觀點。這也給我們一個省思，政府在立紀念碑碑文時，實應更慎重些，否則可能有誤導歷史真相之虞。「牡丹社事件」是清國將台灣正式納入版圖治理後，第一次遇到國際武力入侵的涉外戰事，但是清國政府不但未派兵援助保衛主權，反在特使沈葆楨抵台與日軍都督西鄉從道會面時，表示：「無法參與掃蕩原住民之遺憾」，足見當時的清國政府仍視島上原住民爲「化外之民」，其治台心態實在可議。

華燈初上的大潭村，編織著鄉間的寧靜安詳，在夜色中聆賞民謠別有一番動人的氣氛，「恆春民謠之夜」在黃蓮嬌老師及三位「恆春思想起民謠促進會」的成員——黃吳桂香、黃吳對仔和尤仙女的熱心介紹及演唱中展開。他們常利用農暇時勤練唱腔及琴藝，把這種具有鄉土特色的民謠用心的保存下來。那種純樸而深蘊在地鄉土味的唱腔，使人不禁思想起，這種人親土親的濃郁情懷，在悠悠歲月中將綿延不絕，而「恆春傳奇」這一頁歷史的滄桑，也將持續地被傳誦著……

像小朋友一般地期待著歷史散步——戶外體驗活動，透過東港文史協會精闢的解說，首先走訪了射寮島日軍登陸地、石門古戰場，本身即是排灣族原住民的華阿財老師，說明了射寮島因地勢平坦、適合紮營，而成了日軍侵台的登陸地，很難想像眼前這一片茵茵綠地，百年前卻是軍營遍地的森嚴場面。石門天險則因天然險要，成爲兩方不對等激戰的舞臺，那一段浴血而戰的肅殺場面，如今也只能從碑文細細體會蛛絲馬跡。接著登臨恆春古城，在城門上可俯瞰整個恆春半島及海域，「牡丹社事件」這一戰槍響，終於敲醒了顛預無知的清國政府，而開始重視南台灣的安全防衛，恆春古城屹立在此，忠誠的爲這段歷史作最佳的見證。

緊湊的行程安排，下午我們參觀了雙冬蕭家古厝，在蕭家後輩——已退休的蕭老師充滿情感的解說下，使我們深深體會到客家建築文物之美，她娓娓訴說起童年時在此宅第中生活的點滴趣事。我們彷彿看見一個童稚的小女孩，在天井廊

下玩水的嬉鬧畫面，對於客家人保存傳統文物的堅持，有了一份更深的尊敬。

在大鵬灣營區漫步時，也深深感受到在地文史工作者想保留歷史建築及場景的苦心及無奈，抽離了在地的文化、歷史元素，在強大商機的考量下，大鵬灣風景特定區將來會以何面貌跟國人見面？我們卻在文史工作者有點無助的臉上，看到了深沉的憂傷。

「黃昏的時候，在樹葉散落的馬路上，目送你的馬車，在馬路上幌來幌去地消失在遙遠的彼方……」，鍾浩東（又名鍾和鳴）悲壯赴刑前唱的「幌馬車之歌」，充滿濃濃的傷別之情，是怎樣的一種對土地與家國熱愛的情懷，使他敢於以熱血之驅，對抗專斷的暴力統治者？而拖著病弱的身軀仍奮力寫稿創作的鍾理和，在當時的專制統治氛圍下，也因履被退稿而至貧病交迫，最後猶如春蠶吐絲般，在校稿時咯血而逝，但他留下來的精采農民文學作品，展現了南方文學的特色，也豐富了台灣文學的園地。「兩位鍾先生」在林雙不老師既感性又幽默也帶點淡淡憂傷的訴說下，不禁令我們感傷得泫然欲涕。他們仿如天際的兩顆彗星，照亮了台灣現代史上最黑暗的漫漫長夜，他們短暫而「拼命」活過的身影，真是令人動容。

屏東位於台灣的最南端，年年吹不息的落山風，多樣的族群人文風貌，造就了她特有的自然環境及歷史命運。想深入解讀及探觸這片仍純樸親切的土地，四天三夜的研討及寢室裡學員的交流與互動實在無法完全盡情、盡性；在地人的熱心招待，如大潭保安宮的執事者及總幹事，不惜成本就是要讓所有參加的學員都能吃到最道地的本地特產，我們更是由衷的感激。我願將在此研習所得帶回工作崗位，在教學時一點一滴傳授給學童們，讓他們也能慢慢感受到來自土地的呼吸與脈動，培養愛鄉愛土的情懷。也許有一天，我會再來，帶著一顆懷舊的心，再和屏東的歷史相逢……